

少女受辱后遭活埋七天奇迹生还

6月8日,重庆一名15岁的女孩在遭奸污后,被凶手用石头砸晕,活埋七天后奇迹生还,她的一只眼睛被凶手用石头砸瞎。

“我不看,不看,我宁愿死也不愿看到那人……”一声惊恐而微弱的呼声,15岁的小丽醒了,她躺在病床上“挣扎”着,似乎想找地方躲藏。但她实在太虚弱,她的挣扎也仅仅是动动手指,喘喘粗气而已。记者唯有从那转动的右眼中,读出一个“怕”字。小丽的另一只眼睛,已于17日实施了眼球摘除术,一块纱布覆盖在上面。19日中午,小丽从西南医院外科楼重症监护室转到普通病房。这是她术后第一次苏醒。

“孩子,那个人不会来,爸爸不会让那个人来!”彭代权不敢,也不愿在女儿面前提起那个恶魔般的名字,只用“那个人”来代替。

在爸爸反复安慰下,小丽慢慢平静下来。不过,经这一折腾,她又昏了过去。女儿睡了,彭代权却无声流泪。

“他说我爸爸妈妈在山上等我,我就跟他去了”

6月8日晚上8时许,雨浙浙沥沥地下着。在重庆垫江一所中学上初三的小丽,晚自习后和同学小文(化名)走出校门,准备冒雨回半公里外的家。

“小丽——”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。

“苟叔叔?你怎么在这里?”小丽认出,这是父亲的铁哥们,同在垫江县新民镇街上居住的苟文福。

苟文福推着摩托车走过来:“不要回去!你舅舅出了事,正有人守在你家门口。你爸爸让我用摩托车载你到山上躲一晚,他们在山上等你。”

小丽有些迟疑,但舅舅前

段时间的确出了事,再说,以前爸爸也曾请苟叔叔接自己回家。摩托车在东印大山曲折山道上前行,来到山顶一废弃煤窑洞口,苟叔叔才停下。

“我知道他会杀我,但我还是求他放过我全家”

“进去!”先前温和的苟叔叔,突然连声音都变得狠狠的。“我不肯,他抓着我的头发,将我拖进窑洞,一边拖一边说要和我睡觉。我反抗,却换来一阵拳打脚踢。”

“苟叔叔,你和我爸爸是这么好的朋友,我一直叫你叔叔,尊敬你。我才15岁,还是学生,你这样会毁了我。我求你不要这样对我。”求饶立即换来狠狠一拳。小丽忍着剧痛继续求饶:“苟叔叔,我过两天就要中考了,求你放了我,我不会对别人说这事。”

“你骗得了我?”苟文福疯狂地笑着。

又一阵殴打后,苟文福在笑:“我今晚就做死你,明天再把你妈妈弄到这里来,我要杀死你全家!”

小丽明白现在自己已没有生路,她变得异常从容:“反正你要杀我,我也不想再求你,但我临死前最后求你一件事:你杀了我吧,求你放过我全家!”

苟文福愣了愣:“没门。不过,我可以让你选择死法,让我用石头砸死,乱刀砍死,还是掐死?”苟文福紧了紧绑小丽的绳索后,说他第二天下午6点再来成全小丽的选择,说完就走了。

“他每砸一下,我就在心里狠狠数一下”

第二天傍晚,苟文福果然前来。“你不死我就要死,所以只有你死。干脆我用石头砸死你吧。”苟文福边说边走近。一块石头突然砸在小丽



小丽身上伤痕累累

头上。接着,苟文福举着石头,在小丽头上、身上疯狂乱砸着。“1、2、3、4、5……”小丽没求饶,也没哭,只在心里狠狠地数着,他每砸一下,她就数一下。

“每数一下,我就希望这是最后一下。直数到第22下,他终于停下来了。最后一下正好砸在我左眼上,我当场痛昏过去。恍惚中,我听到他在笑:‘哎呀,好高兴啊!’然后我感觉很多石头倒在我身上,我被活埋了,我彻底昏过去了。”

“我不能死,我要告诉别人苟文福是个怎样的人”

醒来时,小丽有些恍惚,眼前似乎有光亮。“妈妈怎不叫我,我今天还要中考。”一阵剧痛突然袭来,特别是左眼,痛得让她想一头撞死。

疼痛让小丽稍稍清醒,小丽吐出嘴里一团泥土,双脚拼命蹬着身上的石头,她要自救!但脚和手都动弹不得,她才想起,手脚已被反绑死了,但她还是拼命蹬着。

不知过了多久,小丽蹬累

了,却无法摆脱压在身上的石头,挣扎拉扯着全身的伤口,剧烈的疼痛让她又快昏过去。

不知睡了多久,小丽再次醒来。小丽想起了苟文福:他坐过牢,是涪陵人,没儿女,在垫江也没亲人。我们没嫌弃他,把他当自家人。他常到妈妈的小茶馆打牌,有时就在我家吃饭。他租的房子在三楼,爸爸就让他每晚把摩托车停在我家。我们全家没有对不起他……小丽想起,这些话,那晚她也曾对苟文福说过,但没用。

“我要坚强地活下去,我要告诉别人,苟文福是个怎样的人!”小丽不再恐惧,但怎么活下去,她心里没谱,她甚至不知道自己被埋了多久。

“他用石头埋我,没用土,石头间有缝隙,能透气,不然我早就被闷死了。”小丽又用脚使劲蹬着压在身上的石头,虽然她知道,自己的脚根本就动弹不了,但她还是固执地蹬着。慢慢地,小丽睡着了。

“他那么折磨我,我都没掉一滴泪,我不会向他低头”

小丽已记不清这是第几次醒过来了,只知道自己是被什么东西弄醒的,是老鼠!这只老鼠刚才在小丽腰部狠狠咬了口,把小丽咬醒了。小丽想起了妈妈。小丽从小怕老鼠,每次看见老鼠,她就大声叫妈妈。

想起妈妈,小丽突然发出一声惊呼,她想起苟文福说要把妈妈也弄到这里来,要杀死全家:“妈妈,你千万别来。”小丽在黑暗中呐喊,眼泪流了出来。

饥饿和疼痛已让小丽觉得想妈妈都没有了力气,她好想睡一觉,但又怕自己睡着就再醒不来了——她不想死,她要活下去!

再次醒来时,小丽又看到了光。她以为是幻觉,但这光很亮,眼前有个模糊人影。

“小丽……是妈妈,不要

怕!”真的是亲爱的妈妈,小丽恍惚觉得刚才有人在刨自己身上的石头,然后,有人背着自己走了很久,然后坐上了车。再后来,她就记不起来了。

妈妈刘玉梅说,女儿失踪后,她发动亲友寻找未果,14日上午向垫江县刑警大队报案。14日下午4时许,苟文福被带到新民派出所。15日凌晨3时,苟文福才交代,并带警察连夜来到活埋小丽的煤窑。

刘玉梅说,女儿失踪第二天,他们就怀疑苟文福了,因为邻居小文证实,8日晚是苟文福用摩托车将小丽接走,当时只想到可能是拐卖。但大家又不敢相信这是真的:“苟文福平日看起来很豁达,除了有点懒、喜欢说谎外,没什么恶习,而且小丽父母对他很好。”

让大家想不到的是,小丽竟奇迹般活着!

“妈妈,他那么折磨我,我都没在他面前掉一滴泪,我不会向他低头。”这是小丽清醒后,对妈妈说的第一句话。

“那7天都过来了,今后不管什么,我都可以面对”

“左眼球外伤性破裂、面部及全身多处外伤性挫伤和勒伤,部分表皮坏死、溃烂;会阴部溃烂,全身浮肿。”这是小丽被解救时,医生的初步诊断。

小丽是15日晚转到西南医院的。17日,她接受了左眼球摘除术。术前,小丽坚强地对爸爸说:“那7天都过来了,今后不管什么,我都可以面对,你们不要担心!”

19日,记者在西南医院见到小丽时,她说话很吃力,但只要一提到“那个人”,她就会变得呼吸急促,紧咬着牙齿,仅有的右眼会睁得老大,似乎用尽了浑身力气,那眼神让人不忍对视。

唯一让小丽能得到安慰的是,苟文福已被警察刑拘。

据《重庆晚报》

戒毒队里女吸毒者生活状况调查

在甘肃省最大的全封闭式女子戒毒队——兰州市公安局强制戒毒所六大队里,记者见到了因各种原因几进几出这里的女性吸毒者。

13岁就吸上海洛因的雪儿,靠卖淫换取毒资。十余年间,她被强制戒毒14次,劳教3次,判刑2次;月薪近两万元的阳阳,光出国戒毒就戒了3回,花了60万元,毒瘾还是没戒掉;本来已戒断毒瘾6年的一名中医按摩师,偶然遇到一个吸毒的朋友,便又复吸了;有的戒毒人员还对强制戒毒心存不满……

“戒毒——复吸——再戒毒——再复吸”,几乎成为女子戒毒队一个难以打破的怪圈。

以娼养吸

13岁染毒瘾强制戒毒14次

“高妈妈,我又来过年了。”每年11月份,兰州市公安局强制戒毒所六大队大队长高安梅,都会迎来一个熟人——雪儿,她是被送来强制戒毒的。雪儿,今年25岁,兰州市红古区人,13岁时就吸上了海洛因。十余年间,她被强制戒毒14次,劳教3次,判刑两次。

“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,她还是一个可爱的小女孩。”9年前,高安梅从兰州市

刑警支队调入戒毒所的第10天,就见到了被首次送来强制戒毒的雪儿。此后,雪儿仅在此就被强制戒毒达7次之多。

雪儿自小没爹没娘,被亲戚收养长大,13岁小学一毕业就来到兰州打工。因交友不慎,被人引诱开始吸毒,为了挣毒资,她开始卖淫。

雪儿吸毒十余年间,先后和12个男朋友(都是吸毒人员)同居;为了“能吸上一口”,她接触过的男人不计其数,年纪最大的70岁,最小的仅17岁。做过多少次人流,她自己都记不清了。由于长期吸毒,性生活混乱,雪儿全身是病,上次进所戒毒时已是二期梅毒,痛起来走路都成样子。

高安梅介绍说,戒毒所里的女学员100%有妇科病、性病、胃病、心脏病、皮肤病都是常见病。

通过对戒毒所里173名女性吸毒者的调查,高安梅发现,有106人是在娱乐场所做事,大量接触社会闲杂人员,其中一半以上靠频繁更换男友换取毒资,8%的人像雪儿这样,纯粹靠以娼养吸。

白领戒毒

花巨资出国戒毒仍难脱瘾

她,曾经在广州市一家外企做翻译,月薪近两万元,是个名副其实的“白领”。然而,她却因好奇染上了毒品。她就是阳阳,今年27岁。6岁时父母双亡,是外公、外婆把她带大的。

“大学快毕业时,我常去

兰州一家颇有名的发廊洗头,这家发廊的几名‘大工’在广州学艺时染上了毒瘾。看他们吸,我觉得好奇,也学着吸,两三个月后就上了瘾。”阳阳告诉记者。

大学毕业后,阳阳被分配到甘肃某县县委工作,但毒瘾却日趋加重,外公拿出60万元巨资3次将她送到国外戒毒。

“我在印尼戒毒期间外公去世了。”阳阳伤心地说,外公的去世,让她放弃了国外戒毒的旅程。

随后,她应聘到广州一家外企做英语翻译,月薪一万八。“拿着这些工资,我吸得比以前更厉害了,最后发展到注射,现在我的血管都硬化了。”

后来,她到广州市郊的一个农场戒毒。这次戒断后,大概保持了七八个月。一次,阳阳约上曾和她在广州一起戒毒的3个女孩去广西桂林玩。她们听说柳州某县买毒品很容易,便连夜赶到柳州,买了30克海洛因。

跳不出“毒友圈”

按摩师戒断6年“二进宫”

一拐一拐地,晨光(化名)出现在记者面前。她的坐骨神经痛因雨天又犯了。“一日吸毒,终身戒毒。”一坐下,她就发出了这样的感叹。

四十出头的晨光,因为丈夫嗜赌成性心情极糟,便四处找朋友倾诉。在“朋友”的推荐下吸上海洛因,曾被强制戒毒和劳教两年多。

2001年11月1日,晨光被解除劳教后就再也没有吸过毒,和母亲一起在兰州市搞中医按摩。短短的几年间,她在兰州市开了4家分店。

“今年春节,我带着一万多元回老家过年,在大街上偶然遇到以前一个好朋友,这次相遇再次改变了我的命运。”晨光叹息着。原来,她的好朋友也是个“瘾君子”,正犯着烟瘾。“看她真的很可怜,我就随手给了她600元。”然而,当朋友将毒品买来放在她面前并劝她吸上一口时,她再也控制不住了。

3月20日晨光生日那天,她的3个“朋友”来庆祝。这一天,3个人吸了两克海洛因。4月初,“朋友”被抓后检举了她,晨光再次被送进了强制戒毒所。“我这个人挺有毅力的,6年都没吸了,这次是摆阔气、讲义气‘害’在朋友手里,教训惨痛啊。”

高安梅对记者说,对从强制戒毒所重归社会的人来说,旧有的生活圈子是最大的挑战。圈子里的人大部分是社会闲散人员和吸毒人员,谁搞到毒品,大家就“分享”,复吸的几率就特别高,陷入了“戒毒——复吸——再戒毒——再复吸”的怪圈。

抱怨强戒

幼儿老师一出所就想过毒瘾

33岁的丫丫是记者这次采访中遇到的性格最开朗的一个。丫丫当过两年的幼儿园老



女吸毒者

师。2003年,她和朋友一起去上海打工,晚上去歌厅娱乐,有人劝她吃摇头丸,说吃了比较刺激,她就毫不犹豫地吃了。一段时间后,觉得吃摇头丸不够过瘾,就开始吸海洛因。

谈到被强制戒毒,丫丫还挺想不通的。“我一不偷,二不抢,也没害别人,不就是抽了几口烟嘛,就把我抓了。”她抱怨道。她说,一出这个大门,脑子里闪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过个烟瘾,做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掏电话向朋友买毒品。

调查发现

法律体系有缺造成禁毒瓶颈

高安梅告诉记者,女性从一个正常人变为吸毒者,不外乎好奇、婚姻家庭不幸和交友不慎等几种原因。她对女性吸

毒者做过大量的调研,发现这部分人60%属于无业人员,毒资金来源主要在娱乐场所进行不健康的交易所得,还有一部分以贩养吸。

高安梅告诉记者,大多数戒毒人员,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——严重的社会歧视。高安梅最近对173名女性吸毒者做的一项调查发现,社会就业安置工作不到位,对吸毒人员不够重视、缺少关爱,使得这批人终日游手好闲,有一部分又不得不重返娱乐场所。

高安梅说,由于我国只在刑法中规定了与毒品犯罪有关的条款,而没有禁吸戒毒方面的专门立法,法律体系的不完善,逐渐成为制约禁毒工作的瓶颈。(文中戒毒人员均为化名) 据《法制日报》